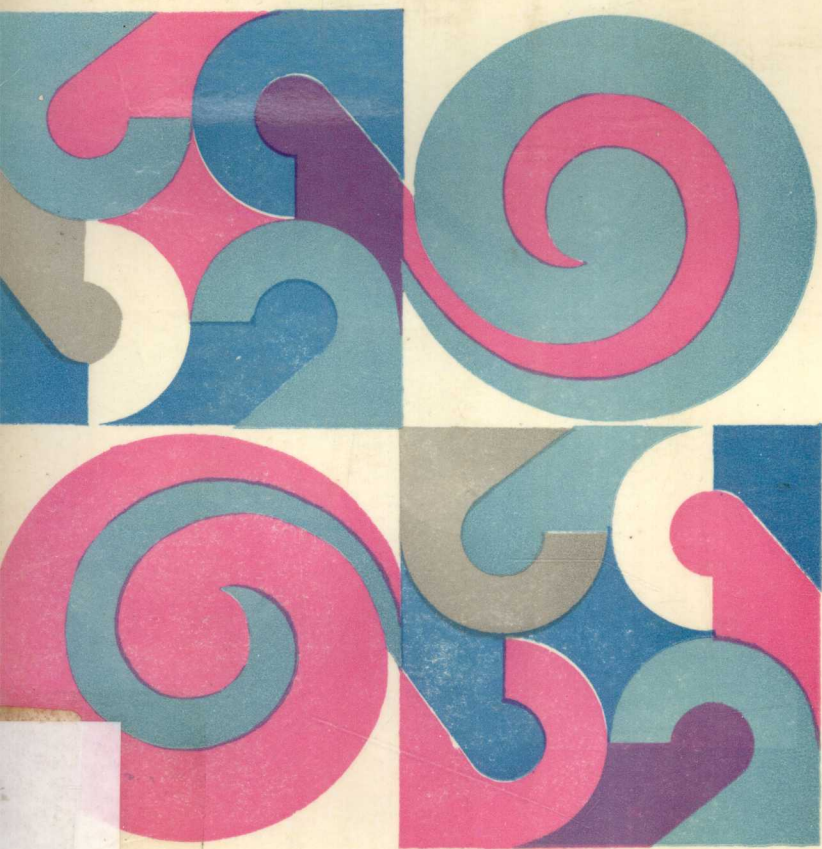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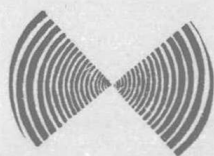
藝術的思索

● 梁长森 著



藝術的思索

梁长森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定价：3.90 元

内 容 提 要

《艺术的思索》是作者近十年来发表的理论研究和文学评论文章的选集。收入集子的文章，大都是作者有感而发，而且有的放矢、言之有物。不少篇章能够把文艺问题 and 政治、经济、文化问题联系起来加以思索。既有宏观把握，又有微观开掘；既有独到见地的精辟分析，又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充分显示了作者敏锐的艺术感觉。

文风泼辣，语言流畅，说理恳切。



作者像

作 者 简 介

梁长森，1938年生，安徽淮北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1964年毕业于合肥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尔后一直在新闻、出版单位从事编辑工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会员，安徽省文艺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安徽省美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会员，安徽文艺出版社社长。

他自幼酷爱文艺，读过大量的中外古今的文学名著和文艺论著。从中学时代起，就开始发表诗歌、散文、杂感之类；在《安徽日报》工作期间，写过大量的社论、评论、通讯、杂文、理论文章；从1973年起，开始业余写文艺评论文章，曾发表过《典型共名、“三突出”原则及其它》、《必须继续肃清“左”的流毒》、《评鲁彦周小说中的巾幗人物》等在全国颇有影响的长篇论文。《艺术的思索》是他近十年文艺批评文章的选集。

序

苏 中

近一、两年，常有一些朋友要我为他即将出版的集子写几句话，算是作序。通常我总是谦逊一番，表示一下笔拙名微，不符所望之类，但在朋友们的盛情相邀下，也只好写几句随想或印象，以示我对他们辛勤劳动的敬意。然而梁长森同志约我写序，我却没有照例来一番客套，而是立即承诺，欣然命笔。因为这个集子里所收录的文章，我差不多都在发表前看过，有的动过嘴，提过一两条意见，有的动过手，改了一两句，还有几篇文字是我们共同研究或共同执笔写下的，可以说，我们相处虽不算太久，但文字交往则较为密切，对他的人品和文品都有一些了解，有一种应当说几句话的义务感。不出

我初次结识梁君，即对他的人和文，产生了良好印象，感到他虽然起步于“文革”期间，但言谈和文字，却少有那一时刻所多见的“文革”气。他有北方人的质朴和年轻人的热诚，说话坦直，文章写得很朴实，没有多少当时正流行的大批判文章那种气味和芒刺，故使我对他产生了好感，那大约

是在一九七三年秋冬之际。

那时，我刚从“高温高速大熔炉”——干校——改造回来，被分配在《安徽文艺》编辑部当一名普通编辑。据说这还是对我这样所谓有“一技之长”的人的“照顾”和“落实政策”。我在干校改造得很不错，故也很安于这种“照顾”。因为我所在的那所干校，在运用“高温高速”炼人方面，很有些独创性，并有一个极能显示“文革”精神的雄壮口号，叫做：“不苦不累不幸福，越苦越累越舒服”。广播站每天从凌晨至午夜，要伴随《东方红》乐曲将它播送几十遍，以显示这所干校的办校宗旨。这口号在当时当地可不是假、大、空的虚话，而是完全兑现的实打实的真情。故而，人们从这口号中就可领会这所干校的实质：干校就是干活学校，而且是专干苦活累活学校，苦和累就是“幸福”和“舒服”，“越苦越累越舒服”，则等于是极大的苦累便是人间的超级享受。我在这里享受了两年多的“幸福”和“舒服”以后，路线觉悟大有提高，再也不忍心长期在这里过“幸福”和“舒服”日子，生怕由此变修，渴望到别处受点罪去。因此，我能到刊物当编辑，虽然其间有一位领导人连一张单独的办公桌都不愿给我，让我与别人共用，我仍旧十分安然，觉得到底是摆脱了“超级享受”，也不枉在干校改造一场。

那时当编辑，说容易很容易，说难也极难。容易的是：那会儿所说的文艺作品，其实都不过是当时的政治斗争的图解，其表现方法又有“三突出”原则等八股公式作为钦定模式，所以当编辑的、无论选稿和退稿，只用一个合乎或者不

合乎“三突出”的概念，就可以应付自如。至于我分担看的理论稿件，几乎是清一色的大批判，而且永远用它去为大运动里套着的小运动开路，那其实只要学会了上纲上线术，包括运用圆梦、拆字、解谜、臆测等等手法来罗织罪名，再会引证语录，就可以成为一篇又一篇的“理论文章”，编辑最关心的，往往也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付排后要格外小心校对引证的语录有无讹误，因为在这方面倘有半点差池，轻者是政治错误，重一点就是现行反革命。但不管怎么说，这毕竟好对付，只要加倍注意，还是可以不出什么闪失的。这是容易的一面。难的一面是：凡是一个有良心、有责任感的文艺编辑，总不甘心让文艺沦落为阴谋政治的工具，总是想要尽一切可能推出较为象样的文艺作品和理论文章，而要寻找这样的作者和作品，不但极难，还要担一定的风险。我和梁长森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结识的。

一天下午，他贸然找我，要求我看看他的稿子。从交谈中得知，他从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报社，上班一年，就碰上了史无前例的大运动，人们把他们这一代人叫做在“文革”中锻炼成长的小将。但这位梁长森，虽属小将，却既无指点江山之神采，又无激昂文字之雄风，虽饱受“文革”熏陶，且在报社耍了几年笔杆子，但他写的稿子，居然既不是大批大判，又不是大颂大赞，而是一篇较为求实说理的小说评论，尽管文中也免不了有几句英雄人物三突出之类的话语，但总的来说，是有别于那种帮气十足的当令时文的，况且，他写作又只是为着追求掌握一门学问，并愿与我这样的旧人员交流，时不时地还流露出对倒行逆施者的愤懑情绪，故不

能不引起我对他产生几分敬意。从此，我们就以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开始了交往，经手发表了他几篇稿子，并把他视为我们当时正在寻觅的那样的作者群中的一员。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理论界面临的头等重要任务是：拨乱反正，清算四人帮的反动文艺思想体系，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原理的本来面目，清障、开路，为迎接和推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这工作当时有很大难度。一来是整个文艺理论被四人帮全面搞乱了，一切都要实事求是地正本清源，工作量极大；二是那时人们在思想上还留有许多禁锢，故要求参与斗争的理论批评工作者，不但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还必须具有敢于突破禁锢的理论勇气，方能很好地完成当时所面临的任务。梁长森同志以青年人特有的敏锐感积极参加了省内理论界新开展的各项活动，并就文艺理论、文艺政策等方面的有关问题，写了不少有个人见地的文章。应当说梁长梁是在这时正式步入理论战线的，并由此奠定了他在文艺理论方面的事业心和进取心，也由此使他把业余时间的主要精力，都献给了文艺理论工作。这些年来，他在工作上曾几次变动，但对文艺理论批评的追求和钻研，却从没有停止和间歇，并从一般性的爱好，开始转入了自觉追求的阶段。

本文集所收录的文章，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就文艺的方针政策问题阐述个人观点的，一种是探讨文艺理论问题的，再一种是对作家和作品的评论。从文集中可以看出，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早期阶段写的文章，属第一类者居多，因那时正处于拨乱反正期，就方针政策问题从理论上进

行正本清源、荡涤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文艺观念，在当时具有极大的现实性和迫切性，有些观点，今天看来可能是常识以内的问题，但在当时却需要大胆解放思想才敢于说出。在这类文章中，《必须继续肃清“左”的流毒》一文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梁长森对有关问题的理论思考。这篇文章的显层意义是学习和研究周恩来同志的文艺思想，但实质上是借钟馗打鬼，在评述周恩来同志的文艺观念中，着重总结了我国当代文艺思想的正反两面的教训，特别是着重批判了极左思潮对我国文艺事业的危害，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回答了一些原则性问题。此文发表后曾引起理论界的注目，某些报刊和文集收录和选载了它，说明它在当时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这类文章中的一组短论，也写得很有特色。它们本来是针对性很强、时间性很强的文字，但今日重读，却也并不觉得时过境迁，这恐怕是因为短论所涉及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缘故。这些短文，言简意赅，主旨明确，一针见血，文字活泼，个别篇章中的某些提法，今天可能有了不同的认识，但它是一定时间条件下的产物，我们也不宜苛求。

理论探讨性的文章中，《论直面人生》和关于典型共名问题的论争，是文集重头的文字。前者是我们共同研究、共同执笔的，在写作过程中，他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重新阅读和研究了鲁迅的小说创作，并起草了几万字的大部分初稿，他的刻苦钻研精神，至今还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这篇文章的主旨既在探讨鲁迅先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成就和影响，也在对我国当代文学的真实观进行反思和审视。关于典型共名问

题的争议，是梁长森第一次与名家论战，又是在特定历史时刻的特定气氛下写的文章。口气上可能有点激烈之处，但我们只要能理解那种背景，便可理解作者当时的心情。更何况就理论自身来说，梁君对典型、人性、共名等问题的分析和论述，是比论战对方的观点更为合情、合理、合义的。

近些年来，梁长森把主要精力转向了对作家和作品的评论，力图在文学评论中使自己的理论水平有所突破，故除了对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给予关注外，他对鲁彦周意欲进行比较有系统、有层次的专题研究。本文集中收录的几篇文章只是他研究鲁彦周创作的部分成果，他还正在致力于更具宏观规模的总体性研究。当然，这对他说来是相当艰巨的，因为鲁彦周是一位多能而又多产的作家，在小说、电影、戏剧、散文诸领域均有相当的造诣和建树，且不时有新作问世，光是跟踪考察，就够人忙活的了，要在理论上完成与作家成就相应的研究成果，不花费很大精力，不在方法和观念上有新的追求，则难以突破现有水平。从梁长森现有的几篇文章看，他对鲁彦周的创作是有一些自己的理解和评价的。例如，一般的评论家都把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看作是鲁氏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并认为在此以后问世的中长篇小说，均未超越前者水平，然而梁长森却力主《呼唤》在思想价值、美学价值以及人物的典型性，都比《天云山传奇》有所超越，并高度评价了两个主要人物的典型意义。从这里我们可以觉察到，他写评论文章并不随大流，而是力图发掘作品的独创性和表达他个人的独特感受，比如他对鲁彦周小说的女性形象做了一个专题考察，便也显示了他的这种个人眼光。基于

此，我们有理由期望他在这一领域做出新的贡献。

这是梁君的第一本文学评论集，他的人品和文品自然会在文中有所显现，我说了几句题外话，无非是希望读者能更好地理解他。

这本书显示了作者的才思和毅力，然而它毕竟是第一本书，毕竟是作者的起步之作，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作者的才思敏捷，但同时也会看到他还缺乏更高的理论素养，看到他还需要建立一个更加自觉的美学追求目标；还会看到他在研究方法和角度上也过于拘泥，语言虽亲切朴实，但缺少警策意味；也会看到他在评论作品时往往限于就事论事，不善于在评论中提炼出理论问题加以阐述，故显得缺乏更高一层的理论深度。所有这些，在他以往的历程中有其难免的一面，但在今后的历程中则是必须力求避免而不可重现的。

我相信将来在读到他的第二个、第三个文集或专著时，我们将会见到一个在理论上更加成熟、在文才上更加精美、在风格上更见个性的文艺批评家梁长森。

目 录

序.....	苏中
走向突破的路.....	1
评鲁彦周小说中的巾帼人物.....	22
给人以希望.....	43
开放性：保持艺术青春之路.....	63
典型共名、“三突出”原则及其它.....	82
“要干涉少些！”.....	102
正确对待《讲话》.....	110
必须继续肃清“左”的流毒.....	116
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	132
论直面人生.....	144
坚持文艺的革命功利主义.....	176
当务之急.....	189
繁荣文艺的必由之路.....	194

活与乱	198
要力求“技巧的上达”	202
反映人民心声的好作品	207
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艺术形象	217
青春是美丽的东西	222
生活的召唤与作家的责任	228
关于人的价值的艺术思考	238
科幻小说也应塑造人物形象	247
他是一个男子汉	252
啊，我闻到了紫丁香花的幽香	259
阳刚之美	268
为有源头活水来	272
生活的发现 生活的导师	292
历史必然的写照	301
艺术的批评和批评的深化	315
一本揭示人生真谛的大书	328
严阵的足迹	339
徜徉于生活的两大主题（代后记）	张民权

走向突破的路

——评《鲁彦周小说散文选集》

粉碎“四人帮”后，凋敝破败的文苑萌发了蓬勃的生机，社会主义文学以新的潮头向前涌流了。其成绩是巨大的，我们不能不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我们并不满足。人民希望文学有新的突破，期待着更加成熟的社会主义文学出现。

正确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特别是近四年来文学发展的经验教训，从中找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也许大有益于文学的突破和成熟文学的出现。最近，读《鲁彦周小说散文选集》

（安徽人民出版社），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印象：鲁彦周同志在思想上艺术上已经走向成熟。他在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近两年发表的作品，较之十年浩劫之前的作品，有了明显而重大的突破。这个成熟和突破的主要表现是什么？能够给文学的发展提供什么样的经验和启示？从研究、分析这个“个别”中，也许会窥见三十年来文学发展中的若干一般性规律。

鲁彦周出生于巢县农村的一个中农家庭。少年时代读过私塾，做过农业辅助性劳动。1945年到巢县一个商店里当学徒。1946年考上采石中学，于第二年到芜湖县的湾沚继续读书。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有了认识，1948年便回到家乡参加革命，做地方工作，支援淮海战役。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他又随解放大军渡江。1950年到皖北行署文艺处工作，1952年调到了省文联。

鲁彦周热爱文学，调文联工作后，更加发奋读书。他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地读，有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和毅力。他读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福楼拜、巴尔扎克、雨果……他读我们解放区的文学作品，读《红楼梦》，读鲁迅，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他一边读书，一边写作，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作品。

鲁彦周的创作是三条线并进，即戏剧、电影、小说，以电影、小说的成绩为显著。而小说又是电影剧本的文学基础，所以在电影和小说中，小说占了一个更为突出的地位。1964年以后，他改为专攻小说，但不久席卷全国的文革风暴，不仅剥夺了他继续写作的权利，而且连他花了一年半时间写的长篇小说原稿也被拿去批判，而后尸骨无存。文革后，他的愿望和决心得以实现，继电影《柳暗花明》之后，仅1979年一年，就创作了短篇《桂花潭》和中篇《天云山传奇》、《呼唤》；他还不断应电影厂的约请，把小说改成电影，这就是誉满全国的《天云山传奇》，还有即将和观众见